



凡塵曉遇

專欄

县城是故乡

□李曉

山西汾陽，是哺育賈樟柯身體與精神骨骼生長的故鄉。賈樟柯的絕大多數電影，以汾陽縣城為藝術母城，把悲歡離合的故事擱置在老家縣城，他才有一種靈魂里深切的寄托。賈樟柯說，在北京，常有一種心驚肉跳的感受，只有回到了汾陽縣城，在一個親戚熟人交織起來的縣城網絡中，這種熱烈的人間煙火生活，才把一顆懸浮的心安頓下來。

我對一個縣城寄予的感情，也得從少年時代開始。

父親當年在故鄉縣城機關做領導的秘書，中山裝的上衣口袋裏插著一支鋼筆，這是父親的標配打扮。父親在鄉里很受人尊重，有一年，村子里有一個人被評為縣里勞動模範，到縣里開表彰大會，那人看見父親提著一個黑色公文包跟在領導後面，那人興奮地跟出席會議的人說，李秘書是我們村子里的人。頓時讓身旁人對他另眼相看，那人上台領獎時，也公雞一樣高昂著頭。

少年時遇到假期，跟隨父親到縣城，成為我最神往的事。清晨出發，徒步3個多小時後，乘船過江，輪船鳴笛聲中，霧中的縣城影影綽綽，給我帶來隱秘的喜悅。在縣城一家國營飯店，父親帶我吃油條、喝豆漿，縣城的美好生活，就這樣闖入了少年的心扉。父親帶我去逛馬路，常遇見熟人，父親同那些人親熱地閒聊，有時也神秘地湊近耳畔喃喃咕咕。後來我才明白，父親同那些人偷偷聊的是國際國內大事。

到縣城去求一碗飯吃，成為那個年代村里人最大的希望。我上小學五年級時，村里一個16歲的女生到鄉里改大了年齡後，接了在縣城當工人父親的班。女生的單位，就是縣城里的絲綢廠，她幹的是繅絲工，一雙手長期在水裏泡著都脫了皮，有次回到村子里被

我奶奶看見。奶奶嘆氣說，在縣城當工人也比在鄉里種地好。

其實，我跟奶奶的想法一樣。我想到縣城去，縣城，有我想要過的生活。

19歲那年，我到一個鄉里工作，對縣城依然迷戀，找了不少關係想調到縣城去工作，最終成了泡影。我才發現，我對人情世故的理解，還是太淺薄了。鄉長知道後，很是生氣，在他辦公室，他拍桌子說，我本來要重點培養你，你整天不務正業瞎寫啥詩，還做白日夢調到縣城去。從那以後，鄉長外出喝酒，很少喊我一起去了，他已把我從他那個圈子里劃掉了。

30多年的時光過去了，而今縣城擴張，早已經把我所工作的地方連為一體，長成了大城模樣。高樓把天際線不斷抬高，但我心裏，依然把它當成縣城在生長，它提供給了我全部的生活物資、精神要素。

在一個大都市，有時請人吃個飯也難，遇上堵車，三四個小時是常有的事，這樣的時間，坐飛機幾乎可以橫穿大半个中國了。在一個大都市，人會產生特別渺小的感覺，精神恍惚的縫隙之中有落不了地的脆弱孤獨。但在縣城大都沒有類似煩惱，眺望夜晚里的燈火，我大致可以明白哪一盞燈火下面是哪一條街哪一條巷，有我的哪一家親戚哪一個朋友。我在北方一座大城市生活了20多年的縣城故交，前幾天還在微信群里尋找著他當年在縣城的發小，在一個大都市，發小這個詞語已變得更加模糊，大都市的哪一條街巷是故鄉啊，而今都市的一些少年們，往往在幼兒園就進入美術、書法、音樂等各種早讀班了，孩子們的父母，提前計劃著他們的未來，給他們劃定了一條人工起跑線，孩子們的童真，因為這種過早的負重被淡化，這些孩子哪還有童年的發小呢？

生活在一座縣城，我活在一座城市居民幸福生活的平均指數里，流水與落葉的時光消逝中，我有時也覺得縣城是那麼不能承受之重，重得我無法全部扛起它，因為縣城就是我最大的城。縣城是故鄉。

（作者單位：重慶市萬州區五橋街道辦事處）



那道山梁(外一首)

□傅發明

那道山梁，從眼里
還是心底，都通向遠方

奶奶說，那道山梁
留下了爷爷被抓壯丁最后的背影
妈妈说，那道山梁
落下了我们小时银铃般天真的笑

一道山梁，挂满了苦涩的相思
乐陶的童趣，又烙上了
父母翘首游子归家
望眼欲穿的期盼

老宅

茅草疯狂地长满屋顶
樑子承受岁月的重量
嘎嘎直响，老宅
就像一位老态龙钟
孤独的老人，拄着拐杖
在天地间，摇摇晃晃
只是那尊石狮，仍坦然地
坐在堂屋前，一点未变
笑傲人世间，如数家珍地
诉说着，小河对面
那片风情万种的巴渝新居
正炊烟四起

（作者系重慶市金融作協會員）

等一场秋天的雨

（外一首）

□劉輝

封存好夏日的煩悶
騰出自己的心境
只為你留下位置
然後，與你約會

張望東邊的天空
細數攢動的人頭
風不來，你也不來
掰著指頭我坐立不安

我汗流如雨下
搖蒲扇的大娘小聲喃咕
看來，她不是記錯了時間
就是走錯了方向

发呆

讓一切靜止下來
不只是車輪和人流
還有妄想和執念

把心空出來
做一張白紙
一無所有而且纖塵不染

用數秒救贖半生
要不是被吶喊叫醒
也許就作了一尊神
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）

茉莉芬芳

□李華凡

對植物的熱愛，應是從《詩經》開始的吧：蒹葭、荇菜、艾、葦、蕪、葦、萱、草、卷耳……詩中的每一種植物，都對應著一個好聽的名字。有時，我們喜歡一種植物，是從喜歡它的名字開始的。茉莉，就是這樣一種。

有詩云：“彼茉莉兮，其香遠矣。惟此佳人兮，不棄不離。”

即使是盛夏時節，我書房的那株茉莉也是枝繁葉茂，葳蕤得像一團綠云，让我的房間氤氳著一種勃勃的生机。從外面回來，茉莉總是在第一時間吸引我的目光，那綠油油的、枝葉披拂的樣子，讓人心情愉悅，疲憊也會一掃而光。

茉莉花開，香氣濃郁。我居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。一天，一位朋友來訪，我打開心，他即叫道：“好香！什麼花？”我回答說：“茉莉。”他感嘆道：“真是雅，花香馥郁，沁人心脾。”我笑答：“你也很難嘛。”

唐朝李群玉在《法性寺六祖戒壇》中寫道：“天香開茉莉，梵樹落菩提。”茉莉花潔白、細小，著實堪憐，卻能釋放出如此濃烈的香氣，正如一個卑微的人，他小小的心裏也可以蘊藏著如此壯闊的慈悲。

茉莉不開花的時候，只有繁枝、細葉，平平淡淡，與世無爭，這是它本來面目示人，亦是朴素、隨性而真誠。

每日清晨，我起床的第一件事便是給茉莉澆水，以抵抗這難耐的炎熱。這桑拿天氣，盆里的植物跟人一樣，都是這樣苦熬著，等待秋天的到來。因為太過繁茂，只要三天不澆水，茉莉便顯露出枯萎的跡象來。

暑期很長，我們決定去外面避暑。可是一想到茉莉無人澆水，便發起愁來。

我只有狠下一狠心，剪掉它全部枝葉，以減少蒸騰作用，降低水分的流失。只要根系沒有損傷，等我回來，給它澆水，一定會搶救回來的。我用剪刀貼著泥土剪掉花枝，再在上面加一層細泥，把老莖覆蓋起來，然後澆足水。唯有如此，茉莉或許還有存活的机会。

在外的日子很开心，但仍感覺時間過得慢，因為我想到家中的茉莉。40℃以上的高溫持續著，它那柔弱的樣子，如何熬得下去。

我們在外近二十天後才回家。一進屋，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：茉莉竟然還活著！在花盆中央，筆直地挺立著一根綠色的細莖，足足有一米高，那是茉莉的新枝。

細看，那不是一根，而是四根，四根嫩莖像細鐵絲一樣緊緊纏繞在一起，像一根繩子，相互攀緣著努力向上生長。

四根嫩莖從不同的老莖上長出來，當長到10厘米左右，便齊齊向中間傾斜，靠攏，然後接觸，擁抱，像藤蔓一樣纏在一起。它們無山可靠，無枝可依，只能依靠彼此的扶持和鼓勵向上生長。下面基座寬大有力，足以支撐起上面的部分，像埃菲尔铁塔一樣，屹立在花盆中央。同時，在茉莉一米高的莖莖上，沒有一片葉子，因為要節約用水，所以它推遲了長葉的時間。茉莉求生的本能，讓人不得不折服。

生命就是一個奇蹟，只要給它一點點生存的条件，它就會充分利用，絕不浪費。

我放下行李，馬上給它澆水。只要補充了水分，相信茉莉很快就會恢復到以前的狀態。現在它有了全新的枝葉，獲得了一種全新的生命體驗。而且據我了解，它會悄悄地積蓄力量，趕在秋天結束之前開一次花，迷人的花香會再次溢滿我的房間。

（作者系中國作協會員）

公社稱肉

□姚明祥

那年去公社食品站稱肉，我意外獲得一份驚喜。

田屠夫个子矮胖，脑壳盘缠青丝帕，好像顶着一朵硕大的黑蘑菇。蘑菇上，生日蜡烛般插满了一圈又一圈的香烟，那是想称好肉的人进的贡。一支又一支向上冲着的白纸卷烟，无言地彰显着那时食品站的显赫地位与特殊权力。古人说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却被当年的人们篡改成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三站高”。哪三站？车站、粮站、食品站。车站有车坐，粮站有粮吃，食品站有肉吃，是那时社会上非常吃香的几个好单位。

时已下午，快要关门收摊，食品站里除了清静，就是扑鼻的腥臊味。我赶紧猛吞几口这免费的猪板油空气，好润润饥肠辘辘。

田屠夫低头收下我的肉票，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：“半斤票？只能割泡子！”正要操刀，抬起眼，见我倚靠一辆26型小单车，便满眼疑惑：“耶，这么个小崽崽会骑洋马儿？表演一盘蹻，我给你割夹子。”夹子是猪背脊处最肥实的好肉。我惊疑：“真的？”“我田屠夫几时扯过谎？”

这辆小自行车据说是当年苏联援助的，是真正的“洋马儿”了，但破得只剩大骨架，父亲便宜买下，修花了不少钱。我用骑叉口的方式，立刻在食品站宽敞的大院坝内转了四五圈。车子快时如旋风，慢时似蜗牛，站时像裸树，怎么玩，都不得倒地。最后一个急刹车停稳，前轮刚好挨着油腻黑乎乎的案板。享受专场车技表演的田屠夫开怀大笑：“得行！得行！”手起刀落，甩出二指宽一片肉：“一斤，一家人打牙祭去，不要钱了！”

我一怔，什么？不仅没凭关系称上了夹子，还免费！我大喜过望，双手打颤，挂上龙头。脚底有劲，虎虎生风，哼着“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”，得意地往家去，骑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快。悬吊在自行车前面那片雪白的猪肉一甩一晃的，夕阳中银光闪闪，异常耀目。

到了家，我将猪肉捧给母亲，沾沾自喜：“妈，肉称来了！”母亲接过，夸奖一句：“得行！”手里掂掂：“好像不止半斤？”我眉飞色舞地讲了经过，并将没用出的几角钱还给母亲。母亲听后笑了，却并没有伸手接过，反而荷包里又翻出几张皱褶小毛钞：“你再跑一趟公社。”我爽快地大声道：“要得，还要买啥呢？”母亲异常严肃：“去食品站给肉钱！”“什么？”我十分意外。

母亲说：“半斤肉票称1斤，人家算给咱开后门了，1斤没要钱的猪肉，表面是奖赏，其实并不好。老前辈说了，捡得便宜柴，烧坏夹底锅。从小学会贪便宜，要不得，长大要吃亏。听话，快去快回。”

平时骑车不费力，这次蹬起来，仿佛全是爬坡上坎，腿脚无劲，膝盖发软。然而，漫长人生路，我始终牢记母亲的话，为人做事，泾渭分明，不贪小便宜，免栽大跟斗。

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）